

茅盾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 盾 选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新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274 字数347,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3/4 插页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3) 1.40元

序 言

几年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請，曾經选取一九三〇年来所写短篇小說十八篇，都为一集，題《茅盾短篇小說选》。并不是說，这十八篇是成功之作，而只是說，短中取长，看看这十八篇也可以知道我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只能达到怎样的高度而已。而且，这十八篇中也还有一、二篇是为了題材的有点意义（在当时）而勉强收进去的，例如《有志者》和《尚未成功》。写了几十年小說，沒有写出好作品，不过，自知之明，也还有一点：我自知我的作品只合摆在怎样个地位，而亦由于这一点自知，我拒絕了出版社的“再多选几篇”的要求。

現在，出版社又要求我选取历来所写杂文（包括書評及文艺杂評）和短篇小說合为一册，改題《茅盾选集》。当然，这是为讀者节省時間、精力計，我应当拥护。亦选自一九三〇年后，共五十篇。这就选得滥了一点；——其实只要三十来篇也够了。而“滥”亦自有說：《故乡杂記》之类所以被选上，无非因为其中的材料尚足表現当时一角的社会生活。过去三十多年中，杂文确实写得很多（在开始写小說以前就写杂文了），当时都为了赶任务而写，不計工拙；也从沒敢自矜这些东西有几年的生命力，因而写完送出就算，既不留底稿，也不剪存样品，后来因为袁集成册，尚可換米（請勿見笑，二十年前，我是个“著書都为稻粱謀”的实行者），于是就临时搜了些，弄不到的，也就丢开。这里所选，仅当前已

搜輯者总数之半，而犹不免蕪杂，其中若干短章，抒情写景而已，实无深意，未遑割爱，聊备一格而已。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茅盾記于北京，时大风揚尘，余当窗而坐，写完此序，发上頓添新“霜”。

目 次

序言.....	1
---------	---

短 篇 小 說

春蚕.....	3
秋收.....	26
残冬.....	54
小巫.....	73

林家鋪子.....	87
右第二章.....	126
大鼻子的故事.....	147

喜剧.....	168
赵先生想不通.....	178
微波.....	187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92
官舱里.....	203
兒子去开会去了.....	212
委屈.....	218

夏夜一点鐘.....	232
第一个半天的工作.....	237
有志者.....	245
尙未成功.....	264

杂 文

红叶.....	287
櫻花.....	289
邻一.....	292
邻二.....	294
风化.....	296
自杀.....	299
冥屋.....	301
秋的公园.....	303
公墓.....	305
健美.....	307
現代的！.....	309
雷雨前.....	311
黄昏.....	314
沙滩上的脚跡.....	316
我們这文坛.....	319
都市文学.....	324
机械的頌贊.....	326
封建的小市民文艺.....	328
“給他們看什么好呢？”.....	332
孩子們要求新鮮.....	334

关于萧伯纳	336
老乡紳	338
故乡杂記	340
談迷信之類	371
狂欢的解剖	375
“寬容”之道	379
“……有背于中国人現在为人的道德”	381
謹严第一	383
韧性万岁	385
兰州杂碎	387
白楊礼贊	391
“战时景气”的宠兒——宝鷄	394
秦嶺之夜	397
風景談	400
雨天杂写之一	405
雨天杂写之二	410
雨天杂写之三	413
列那和吉地	419
聞笑有感	434
蝥鼠	437
狼	442
杂感二題	447
学步者之招供	453
为《亲人們》	456
《呼兰河传》序	458
永恒的紀念与景仰	467

民間、民主詩人.....	475
長春南關行.....	478
延邊——塞外江南.....	484
北地牡丹越開越艷.....	492

短篇小說

春 蚕

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清明”节后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地，象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绍兴人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的有点发痒。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却不防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真是天也变了！”

老通宝心里说，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搅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象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头模样的桤枝顶都已经簇生着小手指儿那么大的嫩绿叶。这密密层层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象没有尽头。田里现在还只有乾裂的泥块，这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

片的桑林，矮矮的，靜穆的，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綠叶过一秒鐘就会大一些。

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茧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茧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茧上市的时候再熱鬧一番。老通宝也听得鎮上小陈老爷的兒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絲厂都关门，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从没见过綠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吃；除非是“蚕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爷的“权柄”，誰又能够未卜先知？

“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綠叶兒，心里又这么想，同时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他記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来就是“蚕花二十四分”，自己也就在这一年成了家。那时，他家正在“发”；他的父亲象一头老牛似的，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做得，便是他那創家立业的祖父，虽说在长毛窝里吃过苦头，却也愈老愈硬朗。那时候，老陈老爷去世不久，小陈老爷还没抽上鴉片烟，“陈老爷家”也不是现在那么不象样的。老通宝相信自己一家和“陈老爷家”虽则一边是高門大户，而一边不过是种田人，然而两家的命运好象是一条綫兒牵着。不但“长毛造反”那时候，老通宝的祖父和陈老爷同被长毛擄去，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們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許多金元宝——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說；并且老陈老爷做絲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

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羨，也正象“陈老爷家”在鎮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以后，两家都不行了；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陈老爷家”也早已完结。人家都说“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状，閻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所以败的这么快。这个，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陈老爷怎么会抽上了鸦片烟？

可是老通宝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陈老爷家”的“败”会牵动到他家。他确实知道自己家并没得过长毛的横财。虽则听死了的老头子说，好象那老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不巧撞着一个巡路的小长毛，当时没法，只好杀了他，——这是一个“结”！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他们家替这小长毛鬼拜忏念佛烧纸锭，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个小冤魂，理应早投凡胎。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但父亲的勤俭忠厚，他是亲眼看见的；他自己也是规矩人，他的儿子阿四，儿媳四大娘，都是勤俭的。就是小儿子阿多年纪青，有几分“不知苦辣”，可是毛头小伙子，大都这么着，算不得“败家相”！

老通宝抬起他那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河，河里的船，以及两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岁时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变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当饭吃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块钱的债。

呜！呜，呜，呜，——

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就在那边，蹲着又一个茧厂，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刺刺的波浪，

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攏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的树根，船和人都好象在那里打秋千。軋軋軋的輪机声和洋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綠的田野。老通宝满脸恨意，看着这小輪船来，看着它过去，直到又轉一个弯，呜呜呜地又叫了几声，就看不見。老通宝向来仇恨小輪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他从沒見過洋鬼子，可是他从他的父亲嘴里知道老陈老爷見過洋鬼子：紅眉毛，綠眼睛，走路时两条腿是直的。并且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說“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老通宝看見老陈老爷的时候，不过八九岁，——現在他所記得的关于老陈老爷的一切都是听来的，可是他想起了“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这句话，就仿佛看見了老陈老爷捋着鬍子摇头的神气。

洋鬼子怎样就騙了錢去，老通宝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話一定不錯。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鎮上有了洋紗，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貨，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輪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貴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沒有，而且現在負了債。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这坚定的主张，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訴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宝不相信。为的他上鎮去看見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們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来这伙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却故意来騙乡下人。后来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鎮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

然而更使老通宝去年几乎气成病的，是茧子也是洋种的卖得好价錢；洋种的茧子，一担要貴上十多块錢。素来和兒媳总还

和睦的老通宝，在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养洋种的蚕。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虽然嘴里不多說，心里也是要洋种的。老通宝拗不过他們，末了只好讓步。現在他家里有的五张蚕种，就是土种四张，洋种一张。

“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过几年他們連桑叶都要洋种了！我活得厌了！”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树，心里說，拿起身边的长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脚边的泥块。太阳現在正当他头頂，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象一段烏焦木头，还穿着破棉袄的他，觉得渾身躁热起来了。他解开了大襟上的鈕扣，又抓着衣角搨了几下，站起来回家去。

那一片桑树背后就是稻田。現在大部分是勻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块。偶尔也有种了杂粮的，那黄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强烈的香味。那边远远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宝他們住了三代的村坊，現在那些屋上都裊起了白的炊烟。

老通宝从桑林里走出来，到田塍上，轉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綠的桑树。忽然那边田里跳跃着来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远远地就喊道：

“阿爹！媽等你吃中飯呢！”

“哦——”

老通宝知道是孙子小宝，随口应着，还是望着那一片桑林。才只得“清明”边，桑叶尖兒就抽得那么小指头兒似的，他一生就只見過两次。今年的蚕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张蚕种，該可以采多少茧子呢？只要不象去年，他家的債也許可以拔还一些罢。

小宝已經跑到他阿爹的身边了，也仰着脸看那綠絨似的桑拳头；忽然他跳起来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①

老通宝的皱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他把手放在小宝的“和尚头”上摩着，他的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

二

天气继续暖和，太阳光催开了那些桑拳头上的小手指儿模样的嫩叶，现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么大了。老通宝他们那村庄四周的桑林似乎发长得更好，远望去象一片绿锦平铺在密密层层灰白色矮矮的篱笆上。“希望”在老通宝和一般农民的心里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强大。蚕事的动员令也在各方面发动了。藏在柴房里一年之久的养蚕用具都拿出来洗刷修补。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旁边，蠕动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这些女人和孩子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脸色，——从今年开春起，他们都只吃个半饱；他们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旧的衣服。实在他们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们的精神都很不差。他们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虽然他们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只要蚕花熟，就好了！他们想象到一个月以后那些绿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于是又变成叮叮当当响的洋钱，他们虽然肚子里饿得咕咕地叫，却也忍不住要笑。

① 这是老通宝所在那一带乡村里关于“蚕事”的一种歌謠式的成語。所謂“削口”是方言，指桑叶抽发如指；“清明削口”謂清明边桑叶已抽放如許大也。“看”亦是方言，意同“飼”或“育”。全句謂清明边桑叶开綻則熟年可卜，故蚕妇拍手而喜。